·专题讲座·

癫痫持续状态病理学研究进展

张乐 毕方方 舒怡 唐薇婷 杨铭

· 852 ·

【摘要】 癫痫持续状态为病死率和病残率较高的中枢神经系统常见急危重症,其引起的脑损伤严 重程度是影响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从癫痫持续状态诱发的脑组织病理改变角度结合分子水平加以研 究,有望揭示其脑损伤机制,为探索癫痫持续状态新的预测与治疗方法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癫痫持续状态; 病理学; 综述

Research progress on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brain caused by status epilepticus ZHANG Le, BI Fang-fang, SHU Yi, TANG Wei-ting, YANG Ming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8, Hu'nan,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ZHANG Le (Email: zlzdzlzd@163.com)

[Abstract] Status epilepticus (SE) is a common neurological emergency with high disability and mortality rates. The degree of brain injury after SE is a key factor related to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The specific mechanism of brain injury after SE could be studied by combining pathological changes and molecular level chang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SE pathology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to explore new therapies and diagnostic methods of SE.

[Key words] Status epilepticus; Pathology; Review

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81571151) and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for Young Scholars of China (No. 81401078).

2001年,国际抗癫痫联盟(ILAE)建议将癫痫持 续状态(SE)定义为:发作持续时间超过该类型大多 数患者的发作时间或反复发作,且发作间期中枢神 经系统功能未恢复至基线水平^[1]。此前,Lowenstein 等^[2]提出定义:单次惊厥发作持续时间超过5分钟 或2次以上发作,发作间期意识未完全恢复,该定义 似乎更适合临床操作。凡经足量一线抗癫痫药物 (AEDs)治疗无效,通过添加另一种药物后仍无法终 止发作和改善脑电活动者,称为难治性癫痫持续状 态(RSE)^[3]。癫痫持续状态分为惊厥性和非惊厥 性,以惊厥性癫痫持续状态常见,占45%~74%。患 者可伴随出现智力障碍、神经功能不可逆性损害, 且使癫痫猝死(SUDEP)风险增加,严重影响患者生 活质量和身心健康;其病理改变主要发生在大脑皮 质和皮质下结构、小脑、脑干和边缘系统,在海马组 织中可表现为颗粒细胞和中间神经元缺失、新生神 经元增殖、神经胶质细胞活化、突触环路重建、血-脑 屏障破坏,以及微血管重塑等。本文仅对癫痫持续 状态病理改变及其分子病理学机制研究进展进行 概述。

一、病理改变

1. 神经元缺失和扩散 早在 1997年, Buckmaster等^[4]首次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到 海人酸(KA)诱导的癫痫持续状态小鼠海马齿状回 门区神经元数目减少,与正常对照组相比,癫痫持续 状态组小鼠海马门区神经元数目减少 52%。我们 科研小组的同类研究也发现,匹罗卡品致痌小鼠海 马 CA1和 CA3 区锥体细胞层神经元数目明显减少、 排列紊乱,细胞呈扩散改变^[54]。2013年,Scholl等^[7] 对氯化锂-匹罗卡品致痌大鼠的研究发现,丘脑、杏 仁核、下丘脑腹侧核和边缘系统皮质存在神经元死 亡,且非惊厥性癫痫持续状态(NCSE)可以导致神经 元损害和死亡。既往研究认为,癫痫持续状态引起 的细胞死亡方式主要为坏死^[8],因兴奋性神经递质

doi:10.3969/j.issn.1672-6731.2015.11.00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8157115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81401078)

作者单位:410008 长沙,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张乐(Email:zlzdzlzd@163.com)

谷氨酸释放增加所致。其机制为突触前膜释放过 量谷氨酸,激活突触后膜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 (NMDAR),导致神经元异常增多的钙离子内流和细 胞器内钙离子释放,从而激活胞质蛋白酶(如能够 水解细胞骨架及其他蛋白质的钙蛋白酶 I)^[8]和神 经元型一氧化氮合酶(nNOS),后者使一氧化氮、过 氧亚硝酸基产生增加,DNA结构受损^[9],进一步激 活 DNA 修复聚 ADP-核糖聚合酶(PARP),从而使细 胞内ATP减少,诱发细胞坏死。有研究显示,癫痫持 续状态尚可引起细胞凋亡^{10]}。细胞凋亡系由基因 决定的细胞自动结束生命的过程,其特点是单细胞 发生胞核浓缩、碎裂,胞核碎块被胞膜包裹形成特 异性"凋亡小体"。尽管凋亡机制有异于坏死,但二 者之间存在重叠。癫痫持续状态期间海马组织呈现 缺氧缺血、水肿,诱发兴奋性氨基酸释放、钠离子和 钙离子内流,启动凋亡蛋白 caspases 活化和级联反 应,产生包括自由基、神经元型一氧化氮合酶和介 导凋亡的核心执行蛋白 caspase-3 等一系列凋亡通 路相关分子,导致胞质、胞核,以及细胞骨架蛋白降 解失活,进而诱发大量神经元凋亡^[11]。Sun等^[12]认 为,微小RNA(miRNA)中miR-365-5p和miR-99b-3p 与癫痫持续状态后的神经元凋亡密切相关。近年 来,癫痫持续状态后神经元凋亡研究颇受关注,病理 改变结合基因组学为靶向治疗可行性提供了基础。

2. 新生神经元增殖 正常成熟脑组织存在两个 主要的新生神经元增殖部位:一个位于侧脑室下 层,产生的神经元从嘴侧迁移流迁移至嗅球,逐渐 分化为中间神经元;另一个位于海马齿状回颗粒细 胞下层,产生新生颗粒细胞。对电点燃或化学点燃 颞叶癫痫模型的研究发现,癫痫持续状态可诱导海 马齿状回颗粒细胞下层新生神经元异常增殖,增殖 数目与癫痫发作程度呈正相关^[13]。癫痫持续状态时 增殖的神经元主要来源于成熟时程较晚的神经元 前体细胞(NPCs),即表达双皮质素(DCX)的Ⅲ型神 经前体细胞^[14-15]。双皮质素标记的神经前体细胞更 易因癫痫发作的刺激而加速增殖和迁移并分化为成 熟神经元^[16](图1)。经膜片钳法研究显示,匹罗卡 品致痌大鼠模型海马新生神经元兴奋性增高,具有 自发性暴发放电的能力[17]。癫痫持续状态尚可诱 导新生神经元异常迁移至门区和内分子层,成为异 位新生神经元并生成巨大的基底状树突,与周围神 经元形成异常突触联系,构成反复放电的兴奋性神 经环路的结构基础。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神经元 增殖具有降低癫痫易感性的作用^[18]。动物实验表 明,经Na⁺-K⁺-2Cl⁻共转运体抑制剂布美他尼 (bumetanide)治疗后,癫痫小鼠海马齿状回双皮质 素阳性细胞数目和基底状树突增加,但癫痫发作频 率减少^[14-15];而以低剂量辐射小鼠海马或全脑后,在 癫痫持续状态早期虽可抑制神经元增生,但癫痫发 作程度更为严重,潜伏期缩短、发作频率增加^[19-20]。

3. 苔藓纤维出芽 苔藓纤维(MF)为海马齿状 回颗粒细胞之轴突。正常情况下,苔藓纤维穿过多 形细胞层终止于CA3区和门区中间神经元,并与门 区中间神经元和CA3区锥体细胞树突建立神经联 系;癫痫发作时CA3区锥体细胞和门区神经元受损, 内分子层神经信号传导缺失,苔藓纤维与靶细胞离 断,从而触发苔藓纤维异常出芽返回内分子层,并 与该层颗粒细胞和中间神经元树突形成新的突触 联系^[21],是海马齿状回内部回返性兴奋性神经环路 形成和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导致疯样放电易 化和扩散的机制之一。苔藓纤维出芽(MFS)是颞叶 癫 疝的 典型 病 理改 变, 亦可见于癫 疝持续状态。 Timm染色是评价苔藓纤维出芽常用的组织形态学 方法(图2),随着影像学检查技术的不断进步,锰离 子增强 MRI(MEMRI)可对化学药品诱导癫痫小鼠模 型进行活体扫描,研究发现,小鼠齿状回和CA3区 苔藓纤维出芽信号强度明显增强,表明 MEMRI 可以 作为一种检测苔藓纤维出芽的非侵入性方法[22-23]。 目前有关苔藓纤维出芽对癫痫病情的影响仍存争 议:部分学者认为,苔藓纤维出芽可在齿状回形成 新的突触,并在齿状回树突-颗粒细胞突触间传递兴 奋性输出,产生或增强兴奋性神经通路^[24];另一部 分学者则认为,苔藓纤维出芽可以产生抑制性作 用,因为部分异常的苔藓纤维出芽可作用于颗粒细 胞层γ-氨基丁酸(GABA)抑制性中间神经元^[25]。 Sloviter 等^[26]以海人酸致癫痫持续状态模型小鼠为 研究对象,检测突触重建过程中不同阶段颗粒细胞 的兴奋性,其结果显示,以癫痫持续状态结束瞬间颗 粒细胞兴奋性最高,30天后兴奋性逐渐降低;而反 复自发性癫痫发作可抑制颗粒细胞兴奋性,颗粒细 胞兴奋性降低可能阻碍神经元放电,减少癫痫发 作。该项研究对以往关于苔藓纤维出芽可加重癫痫 持续状态的理论提出挑战,有可能为癫痫持续状态 的治疗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4. 血-脑屏障破坏 血-脑屏障破坏是癫痫持续 状态特征性的早期病理改变之一,其在癫痫持续状



图1 小鼠海马组织光学显微镜观察所见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ABC三步法) ×400 1a 正常对照组小鼠DCX蛋白主要表达于 胞质树突和轴突 1b 癫痫持续状态模型组小鼠发作第1周时,颗粒细胞层DCX阳性神经元数目增加 1c 癫痫持续状态模型 组小鼠发作第4周时,颗粒细胞层DCX阳性神经元数目达峰值水平 1d 癫痫持续状态模型组小鼠发作第8周时,DCX阳性神经 元数目呈下降趋势

Figure 1 Optical microscopy findings. Immumohistochemical staining (ABC) \times 400 In mice hippocampus of normal control group, DCX protein was mainly expressed in dendrites and axons of the cell body (Panel 1a). On the 1st week after SE, DCX positive cells of granular cell layer in hippocampus of SE model group increased gradually (Panel 1b). On the 4th week after SE, the number of DCX positive cells of granular cell layer reached the peak (Panel 1c). On the 8th week after SE, the number of DCX positive cells of granular cell layer showed a decreasing trend (Panel 1d).

态病情进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伊文蓝(EB)染 色或血清球蛋白对癫痫持续状态小鼠血-脑屏障的 病理改变研究显示,在化学药物诱导癫痫持续状态 后的最初数日内,小鼠血-脑屏障即可发生血清球蛋 白渗漏,但以潜伏期渗透性改变最为严重,至自发 性癫痫发作期血清球蛋白渗漏程度逐渐下降^[27];癫 痫持续状态3个月时,常规实验室技术已不能进一 步检测血-脑屏障的病理改变,仅能通过共聚焦显微 镜检测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对血清球蛋白的摄 取率,并能在边缘系统检测到少量球蛋白渗漏^[28]。 血-脑屏障受损可通过钾离子内流导致神经元去极 化或血清球蛋白渗漏引起神经胶质细胞激活、钾离 子缓冲受损、炎症反应和突触重塑等一系列病理改变,使癫痫病情进展^[29-30]。

5. 血管重建 目前认为, 血管出芽、延长、内皮 前体细胞整合, 以及最终形成血管管腔的一系列病 理过程是血管重建的关键步骤。动物实验结果显 示,癫痫持续状态后数小时, 匹罗卡品致痾小鼠海马 微血管密度即明显增加, 由昆布氨酸(laminine)和绿 色荧光蛋白(GFP)联合标记的新生血管数目以发病 后7天最多^[31]。我们科研小组的前期研究结果发 现,癫痫持续状态第7天小鼠海马门区微血管密度 低于正常对照组, 随后逐渐升高, 至第28天达峰值 水平、至第56天略有下降(图3), 提示癫痫持续状态



图 2 戊四氮点燃模型大鼠海马 CA3 区光学显微镜观察所见 Timm 染色 ×200 2a 正常对照组海马 CA3 区起始层、锥体层未见 Timm 颗粒 2b 癫痫发作 3 天组即可在海马 CA3 区起始层观察到 Timm 颗粒 2c 癫痫发作 2 周组海马 CA3 区起始层 Timm 颗粒 0 癫痫发作 4 周组海马 CA3 区起始层 Timm 颗粒达峰值水平,可见浓密的层状带 Timm 颗粒沿 CA3 区连续分布 Figure 2 Optical microscopy findings of hippocampal CA3 region in pentylenetetrazole kindling rat model of epilepsy. Timm staining ×200 Timm granules were not seen in the start layer and pyramid layer of CA3 region in nomal control group (Panel 2a). Timm granules were found in the start layer of CA3 region 3 d after epileptic seizure (Panel 2b). Timm granules were obviously increased in the start layer of CA3 region 2 weeks after epileptic seizure (Panel 2c). Timm granules reached the peak in the start layer of CA3 region 4 weeks after epileptic seizure. Densely stratiform Timm granules were continuously distributed along the CA3 region (Panel 2d).

后小鼠海马门区微血管密度改变持续至自发性癫痫 发作期。癫痫持续状态致血-脑屏障破坏是血管重 建的重要诱发因素之一,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2(VEGFR-2)信号 转导通路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缺氧和炎症反应激 活蛋白-1、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特异蛋白-1 及信号转导因子和转录激活因子3(STAT3)等为 VEGF激活因子,可通过VEGFR-2调节内皮细胞生 长、血管通透性,并调控基底膜降解^[32],有研究表 明,于海人酸诱导的原代癫痫大鼠海马组织中加入 抗VEGF抗体,可以减轻血管重建并诱导紧密连接 发生降解^[33]。然而,研究显示,经胶原蛋白Ⅳ标记 的颞叶癫痫患者海马组织,尤其是硬化的CA1区血 管多呈萎缩性改变,表面可见棘样突起;电子显微 镜观察突起主要源于基底膜,为血管异常出芽,且 缩小的血管管腔内存在活化的星形胶质细胞^[34]。 上述病理改变认为是单纯的正常血管崩解所致^[34], 并无确切证据提示这种血管变化具有普遍性,尚待 提供更多实验室证据。

二、分子病理学机制

自单次癫痫发作诱导癫痫持续状态的最初数秒 开始,脑组织即出现神经递质释放、离子通道开放/ 关闭,以及多种蛋白磷酸化改变^[35];此后数秒至数 分钟,神经受体运输和功能随之发生障碍,表现为 突触前膜抑制性神经递质γ-氨基丁酸A型受体 (GABA_AR)β2/β3亚基和γ2亚基减少并从胞膜迁移



图 3 小鼠海马组织光学显微镜观察所见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ABC 三步法) × 200 3a 正常对照组小鼠海马门区微血管走行整齐,且多与海马长轴平行 3b 癫痫持续状态第7天时,小鼠海马门区微血管排列稍显紊乱、少量微血管横穿颗粒细胞层 3c 癫痫持续状态第14天时,小鼠海马门区微血管排列明显紊乱、分支增多,且横穿颗粒细胞层的微血管增多 3d 癫痫持续状态第28天时,小鼠海马门区微血管多呈碎片状,微血管与颗粒细胞下层排列松散 Figure 3 Optical microscopy findings. Immumohistochemical staining (ABC) × 200 Capillaries of hippocampal hilus in normal control group ran regularly and were mainly parallel to the long axis of hippocampus (Panel 3a). On the 7th day of SE, the distribution of capillaries of hippocampal hilus was mildly irregular, and a few capillaries traversed the granular cell layer (Panel 3b). On the 14th day of SE, the distribution of capillaries of hippocampal hilus was obviously irregular with increased branches, and more

capillaries traversed the granular cell layer (Panel 3c). On the 28th day of SE, capillaries of hippocampal hilus were fractional, the

至细胞内导致神经受体功能失活^[36-37];齿状回-颗粒 细胞突触后 GABA_AR 微抑制性突触后电流 (mIPSCs)波幅下降^[37],而兴奋性谷氨酸受体[包括 NMDAR和α-氨基-3-羟基-5-甲基-4-异噁唑丙酸受体 (AMPAR)]在突触膜表面数目增加,同时亦伴随 NMDA 微兴奋性突触后电流(mEPSCs)和 NMDA 相 关紧张性电流增加^[38]。抑制性/兴奋性神经递质及 其受体网络失衡是癫痫持续状态发生机制之一,其 中GABA_A与苯二氮䓬类药物疗效有关,GABA_AR 功 能受到抑制可以导致苯二氮䓬类药物结合GABA 的 能力或抗癫痫作用降低,癫痫持续状态时间越长, GABA_A相关性苯二氮䓬类药物抵抗作用越强^[36]。

arrangement of capillaries and lower granular cell layer was loose (Panel 3d).

癫痫持续状态发作数分钟或数小时,脑组织病生理 改变主要表现为神经肽表达异常,包括兴奋性神经 递质中的P物质、神经激肽B和速激肽(tachykinins) 表达水平升高,抑制性神经肽Y、生长激素抑制素 (somatostatin)、甘丙肽(galanin)和强啡肽 (dynorphin)表达水平下降^[39],大脑处于高兴奋性状 态。癫痫持续状态发生数日或数周时,则可引起脑 内多种基因突变和表观遗传学改变。虽然大量动 物实验研究显示癫痫持续状态与细胞存活、突触可 塑性、神经递质释放等多种基因突变有关,然而遗 憾的是,至今尚未明确导致成人癫痫持续状态首发

· 856 ·

观遗传学在癫痫持续状态中的作用。Miller-Delaney 等^[41]采用全基因组 DNA 甲基化方法对模型小鼠进 行分子学研究,其结果显示,癫痫持续状态小鼠海马 组织有321个基因发生甲基化,约90%基因启动子 呈现低甲基化。我们科研小组的前期研究也发现, 氯化锂-匹罗卡品致痌大鼠于癫痫持续状态24小时 海马组织有19种微小RNA表达水平升高、7种降 低,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对表达下调的微小RNA参 与有丝分裂原激活蛋白激酶(MAPK)通路和长时程 通路调节,以及神经细胞死亡和炎症反应过程的变 化进行检测,结果显示,miR-34a 与癫痫持续状态致 神经元坏死和凋亡相关^[42-43]。目前,在癫痫持续状 态过程中与炎症反应、发育和神经元死亡等相关的 多种微小RNA被确定,表明微小RNA在癫痫持续状 态过程中可能起关键性调节作用。根据微小RNA 具有生物学稳定性良好、携带信息量大和存在于体 液中等生物学特性,推测将来可以作为预测癫痫持 续状态的生物学标志物^[44]。

三、结语

近年来,随着对多种癫痫持续状态动物模型的 研究,发现癫痫持续状态引起的多种病理改变均与 脑损伤密切相关。然而,迄今对于单次癫痫发作如 何进展为癫痫持续状态、如何转化为难治性癫痫持 续状态的病理改变及其具体机制和相关表观遗传 学改变仍未阐明,动物模型研究成果亦未通过临床 试验的验证。因此,对癫痫持续状态今后的研究方 向和关注热点,仍以病理学及分子病理学机制研究 作为重点,争取早日指导临床治疗。

参考文献

- [1] Engel J Jr; International League Against Epilepsy (ILAE). A proposed diagnostic scheme for people with epileptic seizures and with epilepsy: report of the ILAE Task Force on Classification and Terminology. Epilepsia, 2001, 42:796-803.
- [2] Lowenstein DH, Bleck T, Macdonald RL. It's time to revise the definition of status epilepticus. Epilepsia, 1999, 40:120-122.
- [3] Meierkord H, Boon P, Engelsen B, Göcke K, Shorvon S, Tinuper P, Holtkamp M; European Federation of Neurological Societies. EFNS guideline on the management of status epilepticus in adults. Eur J Neurol, 2010, 17:348-355.
- [4] Buckmaster PS, Dudek FE. Neuron loss, granule cell axon re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al changes in the dentate gyrus of epileptic kainate-treated rats. J Comp Neurol, 1997, 385:385-404.
- [5] Zeng C. The role of TRPC3 and TRPC6 channels in regulating seizure and hippocampal neuronal plasticity in a mouse model of temporal lobe epilepsy. Changsha: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011.[曾畅. TRPC3、TRPC6通道对颞叶癫痫小鼠痫性发作及 海马神经元可塑性的调控.长沙:中南大学, 2011.]

- [6] Jiang T. The changes of the pannexin protein expression and its role in regulating seizure in a mouse model of temporal lobe epilepsy. Changsha: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014.[姜婷. 颞叶 癫痫小鼠 Pannexin 通道的表达变化及其对痫性发作的调控. 长沙: 中南大学, 2014.]
- [7] Scholl EA, Dudek FE, Ekstrand JJ. Neuronal degeneration is observed in multiple regions outside the hippocampus after lithium pilocarpine-induced status epilepticus in the immature rat. Neuroscience, 2013, 252:45-59.
- [8] Syntichaki P, Tavernarakis N. The biochemistry of neuronal necrosis: rogue biology? Nat Rev Neurosci, 2003, 4:672-684.
- [9] Chuang YC.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and oxidative stress in seizure-induced neuronal cell death. Acta Neurol Taiwan, 2010, 19:3-15.
- [10] Méndez-Armenta M, Nava-Ruíz C, Juárez-Rebollar D, Rodríguez-Martínez E, Gómez PY. Oxidative stress associated with neuronal apoptosis in experimental models of epilepsy. Oxid Med Cell Longev, 2014:ID293689.
- [11] Tuunanen J, Lukasiuk K, Halonen T, Pitkänen A. Status epilepticus - induced neuronal damage in the rat amygdaloid complex: distribution, time - course and mechanisms. Neuroscience, 1999, 94:473-495.
- [12] Sun Z, Yu JT, Jiang T, Li MM, Tan L, Zhang Q, Tan L. Genomewide microRNA profiling of rat hippocampus after status epilepticus induced by amygdala stimulation identifies modulators of neuronal apoptosis. PLoS One, 2013, 8:E78375.
- [13] Hester MS, Danzer SC. Accumulation of abnormal adultgenerated hippocampal granule cells predicts seizure frequency and severity. J Neurosci, 2013, 33:8926-8936.
- [14] Wang HF, Tan L, Hao XK, Jiang T, Tan MS, Liu Y, Zhang DQ, Yu JT. Effect of EPHA1 genetic variation on cerebrospinal fluid and neuroimaging biomarkers in healthy,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Alzheimer's disease cohorts. J Alzheimers Dis, 2015, 44:115-123.
- [15] Cissé M, Halabisky B, Harris J, Devidze N, Dubal DB, Sun B, Orr A, Lotz G, Kim DH, Hamto P, Ho K, Yu GQ, Mucke L. Reversing EphB2 depletion rescues cognitive functions in Alzheimer model. Nature, 2011, 469:47-52.
- [16] Li Y, Xiao B, Yang H, Long LL, Feng L, Chen S, Fang HJ, Xiang T, Wu Q, Wu ZG. Hippocampal neurogenesis in a mouse model of temporal lobe epilepsy with spontaneous seizures. Guo Ji Shen Jing Bing Xue Shen Jing Wai Ke Xue Za Zhi, 2011, 38: 503-507.[李艺,肖波,杨欢,龙莉莉,冯莉,陈锶,方红军,向 田,吴倩,吴志国.匹罗卡品致痫小鼠自发性癫痫发作模型的 建立及癫痫后海马新生神经细胞增生的研究. 国际神经病学 神经外科学杂志, 2011, 38:503-507.]
- [17] Zhan RZ, Nadler JV. Enhanced tonic GABA current in normotopic and hilar ectopic dentate granule cells after pilocarpine - induced status epilepticus. J Neurophysiol, 2009, 102:670-681.
- [18] Wang S, Zhang XQ, Song CG, Xiao T, Zhao M, Zhu G, Zhao CS. In vivo effects of bumetanide at brain concentrations incompatible with NKCC1 inhibition on newborn DGC structure and spontaneous EEG seizures following hypoxia induced neonatal seizures. Neuroscience, 2015, 286:203-215.
- [19] Nishimura AL, Mitne Neto M, Silva HC, Richieri Costa A, Middleton S, Cascio D, Kok F, Oliveira JR, Gillingwater T, Webb J, Skehel P, Zatz M. A mutation in the vesicle-trafficking protein VAPB causes late-onset spinal muscular atrophy and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m J Hum Genet, 2004, 75:822-831.
- [20] Tsuda H, Han SM, Yang Y, Tong C, Lin YQ, Mohan K, Haueter C, Zoghbi A, Harati Y, Kwan J, Miller MA, Bellen HJ. The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8 protein VAPB is cleaved,

secreted, and acts as a ligand for Eph receptors. Cell, 2008, 133:963-977.

- [21] Shibley H, Smith BN. Pilocarpine induced status epilepticus results in mossy fiber sprouting and spontaneous seizures in C57BL/6 and CD-1 mice. Epilepsy Res, 2002, 49:109-120.
- [22] Zhang B, Chuang KH, Ci'en T, Chen WC, Sheu FS, Routtenberg A. Spatial memory training induces morphological changes detected by manganese - enhanced MRI in the hippocampal CA3 mossy fiber terminal zone. Neuroimage, 2015. [Epub ahead of print]
- [23] Malheiros JM, Polli RS, Paiva FF, Longo BM, Mello LE, Silva AC, Tannús A, Covolan L. Manganese - 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etects mossy fiber sprouting in the pilocarpine model of epilepsy. Epilepsia, 2012, 53:1225-1232.
- [24] Sloviter RS, Bumanglag AV. Defining "epileptogenesis" and identifying "antiepileptogenic targets" in animal models of acquired temporal lobe epilepsy is not as simple as it might seem. Neuropharmacology, 2013, 69:3-15.
- [25] Thind KK, Yamawaki R, Phanwar I, Zhang G, Wen X, Buckmaster PS. Initial loss but later excess of GABAergic synapses with dentate granule cells in a rat model of temporal lobe epilepsy. J Comp Neurol, 2010, 518:647-667.
- [26] Sloviter RS, Zappone CA, Harvey BD, Frotscher M. Kainic acidinduced recurrent mossy fiber innervation of dentate gyrus inhibitory interneurons: possible anatomical substrate of granule cell hyper - inhibition in chronically epileptic rats. J Comp Neurol, 2006, 494:944-960.
- [27] Ivens S, Kaufer D, Flores LP, Bechmann I, Zumsteg D, Tomkins O, Seiffert E, Heinemann U, Friedman A. TGF-beta receptor-mediated albumin uptake into astrocytes is involved in neocortical epileptogenesis. Brain, 2007, 130:535-547.
- [28] van Vliet EA, da Costa Araújo S, Redeker S, van Schaik R, Aronica E, Gorter JA. Blood-brain barrier leakage may lead to progression of temporal lobe epilepsy. Brain, 2007, 130:521-534.
- [29] Friedman A, Kaufer D, Heinemann U. Blood brain barrier breakdown-inducing astrocytic transformation: novel targets for the prevention of epilepsy. Epilepsy Res, 2009, 85:142-149.
- [30] Weissberg I, Wood L, Kamintsky L, Vazquez O, Milikovsky DZ, Alexander A, Oppenheim H, Ardizzone C, Becker A, Frigerio F, Vezzani A, Buckwalter MS, Huguenard JR, Friedman A, Kaufer D. Albumin induces excitatory synaptogenesis through astrocytic TGF - β/ALK5 signaling in a model of acquired epilepsy following blood - brain barrier dysfunction. Neurobiol Dis, 2015, 78:115-125.
- [31] Romariz SA, Garcia Kde O, Paiva Dde S, Bittencourt S, Covolan L, Mello LE, Longo BM. Participation of bone marrow-

derived cells in hippocampal vascularization after status epilepticus. Seizure, 2014, 23:386-389.

- [32] Morin-Brureau M, Rigau V, Lerner-Natoli M. Why and how to target angiogenesis in focal epilepsies. Epilepsia, 2012, 53 (Suppl 6):64-68.
- [33] Morin-Brureau M, Lebrun A, Rousset MC, Fagni L, Bockaert J, de Bock F, Lerner - Natoli M. Epileptiform activity induces vascular remodeling and zonula occludens 1 downregulation in organotypic hippocampal cultures: role of VEGF signaling pathways. J Neurosci, 2011, 31:10677-10688.
- [34] Alonso Nanclares L, DeFelipe J. Alterations of the microvascular network in the sclerotic hippocampus of patients with temporal lobe epilepsy. Epilepsy Behav, 2014, 38:48-52.
- [35] Betjemann JP, Lowenstein DH. Status epilepticus in adults. Lancet Neurol, 2015, 14:615-624.
- [36] Grosenbaugh DK, Mott DD. Stiripentol in refractory status epilepticus. Epilepsia, 2013, 54(Suppl 6):103-105.
- [37] Naylor DE, Liu H, Wasterlain CG. Trafficking of GABA(A) receptors, loss of inhibition, and a mechanism for pharmacoresistance in status epilepticus. J Neurosci, 2005, 25: 7724-7733.
- [38] Naylor DE, Liu H, Niquet J, Wasterlain CG. Rapid surface accumulation of NMDA receptors increases glutamatergic excitation during status epilepticus. Neurobiol Dis, 2013, 54:225-238.
- [39] Chen JW, Naylor DE, Wasterlain CG. Advances i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status epilepticus. Acta Neurol Scand Suppl, 2007, 186:7-15.
- [40] Bhatnagar M, Shorvon S. Genetic mutations associated with status epilepticus. Epilepsy Behav, 2015, 49:104-110.
- [41] Miller-Delaney SF, Das S, Sano T, Jimenez-Mateos EM, Bryan K, Buckley PG, Stallings RL, Henshall DC. Differential DNA methylation patterns define status epilepticus and epileptic tolerance. J Neurosci, 2012, 32:1577-1588.
- [42] Hu K, Zhang C, Long L, Long X, Feng L, Li Y, Xiao B. Expression profile of microRNAs in rat hippocampus following lithium - pilocarpine - induced status epilepticus. Neurosci Lett, 2011, 488:252-257.
- [43] Hu K, Xie YY, Zhang C, Ouyang DS, Long HY, Sun DN, Long LL, Feng L, Li Y, Xiao B. MicroRNA expression profile of the hippocampus in a rat model of temporal lobe epilepsy and miR-34a-targeted neuroprotection against hippocampal neurone cell apoptosis post-status epilepticus. BMC Neurosci, 2012, 13:115.
- [44] Jimenez Mateos EM, Henshall DC. Epilepsy and microRNA. Neuroscience, 2013, 238:218-229.

(收稿日期:2015-10-20)

欢迎订阅2016年《中国现代神经疾病杂志》

《中国现代神经疾病杂志》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管、中国医师协会主办的神经病学类专业期刊。办刊宗旨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充分反映我国神经内外科临床科研工作重大进展,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所设 栏目包括述评、专论、论著、临床病理报告、应用神经解剖学、神经影像学、循证神经病学、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基础研究、临 床研究、综述、临床医学图像、病例报告、临床病理(例)讨论、新技术新方法等。

《中国现代神经疾病杂志》为国家科技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国内外公开发行。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672-6731;CN 12-1363/R。国际大16开型,彩色插图,48页,月刊,每月25日出版。每期定价15元,全年12册共计180元。2016年仍由邮政局发行,邮发代号:6-182。请向全国各地邮政局订阅,亦可直接向编辑部订阅(免邮寄费)。

编辑部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气象台路122号天津市环湖医院内,邮政编码:300060。

联系电话:(022)60367623;传真:(022)60367927。